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三十八

論語二十

鄉黨篇

總論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泳

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申夭夭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聖人

無時無處而不然 蕭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来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

問看論語及鄉黨之半曰覺公看得淺未甚切已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温一過許多說話盡在集注中 賀孫

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纔有些子不如此心

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孫

第一節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不同

看鄉黨篇須以心體之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者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如

何是便便言唯謹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如何是侃侃如何是誾誾義剛錄云看鄉黨一篇須是想像他恂恂是如何誾誾是如何不可一滚看

問先生解侃侃誾誾四字不與古注同古注以侃侃為和樂誾誾為中正曰衍字乃訓和樂與此侃字不同說文以侃為剛直後漢書中亦云侃然正色誾誾是和說而諍此意思甚好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廣

或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說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自見箇氣象始得士毅

問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為主所以說似不能言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為不敢多說耳問其在宗廟朝廷集注云宗廟禮法之所在在宗廟則每事問固是禮法之所在不知聖人還已知之而猶問還以其名物制度之非古而

因訂之曰便是這處某嘗道是孔子初仕時如此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呼曰鄹人之子是與孔子父相識者有此語多應是孔子初年 賀孫

第二節 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

亞夫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曰侃侃是剛直貌以其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

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 時舉

問注云侃侃剛直誾誾是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 齗誾字同 這正見和悅而諍

底意思當道化盛時斑白者不提挈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代其事到周衰少壯者尚欲執其任而老者自不肯安爭欲自提挈自負戴此正是和悅而諍賀孫

誾誾說文云和悅而諍看得字義是一難底字緣有爭義漢志洙泗之間齗齗義一同兩齒相齗泳

漢書諸尚書爭一件事其中有云誾誾侃侃得禮之容緘嘿邪心非朝廷福泳

第三節為君擯相

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燾

問君名使擯擯如其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擯者五人以次傳命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賀孫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

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賔主方相見又曰看來古人大故淳朴人君出命不甚會說話所以着人代他說話燾

植舉注云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曰然植

集注引晁氏說謂孔子無使擯執圭之事正淳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

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以次傳說必大〇今集注無

第四節在朝之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注云棖闑之間由闑右不踐閾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闑如一木拄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中臣傍闑右邊出入此右字自内出而言〇賀孫

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

揜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闑之間為君位泳

問立不中門或問謂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必大

蕭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

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雉

過位注云君之虚位謂門屏之間曰如今人廳門之内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植

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慗頓則箇燾

第五節為君聘

上如揖下如授舊說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即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必大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前輩多作上階之上下階之下其實既下則已不用笏往往授介者只是高不過於揖故如揖下不低於授故如授賀孫

享禮有容色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植
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
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
圭也幣皮輿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
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别有物
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輿馬皆陳之於庭實私覿是
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卻行私禮參
見他國之君也燾

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廷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聘禮篇○廣

私覿愉愉曰聘者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植

第六節衣服之制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今反以紅紫為朝服賀孫

紺是而今深底鴉青色 義剛

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 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如今之閃青也 廣

問紅紫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知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 廣

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蒨再入為纁三入為絳四入為朱子蒙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與蒙彼縐絺有兩說泳

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貂裘或問狐白裘曰是集衆狐為之植

第七節謹齋事

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蔽足爾又曰即浴衣也見玉藻注植

問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而今之致齋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廣

問齋必變食曰葷是不食五辛𣶒

第八節飲食之制

一言一語一動一作一坐一立一飯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慾便都是逆

天理如只喫得許多物事如不當喫纔去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只管見上面只管有一重方好如一物相似剥一重又剥一重又有一重又剥一重剥到四五重剥得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寔底令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仔細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别如詖淫邪遁之辭也不消得辨便說道是他自陷自蔽自如此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 賀孫

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又問注云精鑿也曰是捋教那米白着燾

不得其醬不食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閎祖

不得其醬非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

用而不同 植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勝食氣 泳

第十節 居鄉之事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集注云庶其依已而安或云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然一家之主則

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来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

第十一節與人交之誠意

蘇寶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古人重此禮遣使

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潘子善因言浙中若納婦嫁娶盛禮時遣人入傳語婚姻之家亦拜送之至反命則不拜也 植

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却是龜山看得仔細云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禮故其直不絞龜山為人粘泥故說之較密 賀孫

第十三節 事君之禮

君祭先飯尋常則主人延客祭如世俗出坐之類今侍食於君君祭則臣先自喫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饍人取那飲食來請君祭 泳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

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　賀孫

問病者居北牖之義曰是就北牖下安牀睡因君來故遷之南牖下使以南面視己耳　義剛

第十四節　交朋友之義

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

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狥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様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第十五節容貌之變

問記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看

来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雷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　賀孫

第十六節　升車之容

立之説車中不内顧一章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時舉

朱子語類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謝蓮誇

謄録監生臣伍存埥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論語二十一

先進篇上

先進於禮樂章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

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寔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黄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宫宫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

應鍾為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為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 時舉

問先進於禮樂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

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啓只把紙封後来做書盝如今盡用紫羅背盝内用真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問孔子又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顔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問如孔子所言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又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曰固是此等語最多又云觀聖人意思因見得事事都如此非獨禮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亦是此意鄉原直是不好寧可是狂底狷底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倒未必好寧可是白直粗踈底人賀孫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删修使之

合義如鄉飲酒禮向来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 必大

從我於陳蔡章

問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曰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耳門人記之因歷數顔子而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耳 謨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因云冉伯牛閔子之德行亦不多見子夏子游兩人成就自不同胡五峯說不知集注中載否他說子夏是循規守矩細密底人子游却高朗又欠細密工夫荀子曰第作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懦憚事無廉

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如學子游之弊只學得許多放蕩疎闊意思賀孫

因舉如喪致乎哀而止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皆是子游之言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等語皆是子夏之言又如子游能養而不能敬子夏能敬而少温潤之色皆見二子氣象不同處曰然賀孫

問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别曰德行是箇兼内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 祖道

南容三復白圭章

先生令接讀問自南容三復白圭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事見家

語自分明時舉

顔路請子之車章

鄭問顔淵死孔子既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

問注以為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節

門人厚葬章

門人厚葬是顔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此古註說得甚好又簡徑

明作

季路問事鬼神章

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 泳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 時舉

或問二氣五行聚則生散則死聚則不能不散如晝之

不能不夜故知所以生則知所以死苟於事人之道未能盡焉能事鬼哉曰不須論鬼為已死之物但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去偽

問人鬼一理人能誠敬則與理為一自然能盡事人事鬼之道有是理則有是氣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是如此否曰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

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

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禀五常之性以来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是也時舉

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

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内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或問季路問鬼神章曰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様則散時也是這模様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恁地

義剛

先生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曾以一時趨平原者言之我於人之不當事者不妄事則於鬼神亦然所以程子云能盡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一而二二而一 過

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 賀孫

徐問集注云鬼神不外人事在人事中何以見曰鬼神

只是二氣屈伸往来在人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理論語少説此般話曰動静語默亦是此理否曰亦是然聖人全不曽説這般話與人以其無形無影固亦難説所謂敬鬼神而逺之只如此説而已○浮

今集註無

閔子侍側章

誾誾閔子誾誾冉有子貢侃侃二者氣象曰閔子純粹冉有子貢便較粗了侃侃便有盡發見在外底氣象閔

子則較近裏些子雉

問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這侃侃字只作剛直說如何曰也只是剛直閔子騫氣象便自深厚冉有子貢便都發見在外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端蒙

誾誾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　夔孫

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畀承尊易得入於柔佞畀諂三子各露其情寔如此故夫子樂

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 廣

問誾誾行行侃侃曰閔子於和悅中却有剛正意思仲由一於剛正閔子深厚仲由較表露問子路不得其死然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 賀孫

吳伯英講由也不得其死處問曰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没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

在於委質之始但不知夫子既教之以正名而不深切言其不可仕於衛何與若冉有子貢則能問夫子為衛君與否蓋不若子路之粗率　北祖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𣸸出公豈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孔門弟子

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　僩

子路死孔悝之難未為不是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錯了到此不得其死（饒本作到此只得死）衛君不正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有思量便不去事他若子路粗率全不信聖人說話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他更說夫子之迂若由也不得其死聖人已見得他錯了

但不如鳴鼓攻之責得求之深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説然終不分曉痛説與他使之知不要事孔悝此事不可曉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明作

子路為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悝即出公之黨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僩

子貢問師與商也章

問師也過商也不及看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

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盖人其踈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樸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

此子賀孫

問伊川謂師商過不及其弊為楊墨曰不似楊墨墨氏之學萌櫱已久晏子時已有之兼師商之過不及與兼愛為我不關事必大

季氏富於周公章

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義剛

問冉求聖門高弟親炙聖人不可謂無所見一旦仕於季氏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蓋緣他工夫間斷故不知不覺做到這裏豈可不時時自點檢曰固是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若是常在界分内做自然不到如此纔出界分去則無所不至矣廣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説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求之徒

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因云謝氏說閔子處最好因令賀孫舉讀全文曰冉求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人亦有多樣有一等人合下只是要求進又有一等人心性自不要如此見此

事自匹似閒又有一等人雖要求進度其不可亦有退步之意賀孫

柴也愚章

柴也愚他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明作

吳伯英問柴也愚因說柴嘗避難於衞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壯祖

用之問高子羔不竇不徑事曰怕聖人須不如此如不徑不竇只說平安無事時節若當有冦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為愚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萬一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問學到時便如曾子之易簀曰易簀也只是平常時節又曰子路

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為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問子路之死與子羔事如何曰子路事更難說又曰如聖節就祝壽處拜四拜張忠甫不出仕甞曰只怕國忌聖節去拜佛不得這也如不徑不竇相似因說國家循襲這般禮數都曉不得往往拜佛之事始於梁武帝以私忌設齋始思量聖節要寓臣子之意又未有箇所在奉安又曰尊號始於唐德宗後來只管循襲若不是人主自理會

得如何說當神宗時羣臣上尊號司馬温公密撰不允詔書勸上不受神宗便不受這只是神宗自見得雖温公也要如此不得且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甚不可行處賀孫

參也魯魯是魯鈍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恪

讀參也魯一段云只曾子資質自得便宜了蓋他以遲鈍之故見得未透只得且去理會終要洞達而後已

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則是終於魯而已時舉

參也竟以魯得之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僩

明道謂曾子竟以魯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着工夫去看遂看得来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且莫說義理只如人學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讀前人文字了便會做得似他底亦須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觀韓文公與李翺書老蘇與歐陽公書說他學做文章時工夫甚麼細密豈是只恁從册子上略過便做得如此文字也 毅夫

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説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却尚是適好底病就他説却是得這箇魯底力 義剛

參也竟以魯得之魯鈍則無造作 賀孫

曾子以魯得之只是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 端蒙

回也其庶乎章

敬之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顔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

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顔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賀孫因問集注云顔回言其樂道又能安貧以此意看若顔子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為樂曰顔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来賀孫

顔子屢空說作空中不是論語中只有空空如也是說無所得別不見說虗空處可學

問屢空前輩及南軒皆作空無說以為無意必固我之無但顔子屢空未至於聖人之皆無而純然天理也及先生所解却作屢空乏而自樂何也曰經意當如此不然則連下文子貢作二段事空無之說蓋自何晏有此解晏老氏清淨之學也因其有此說後来諸公見其說得新好遂發明之若顔子固是意必固我

之屢無只是此經意不然顔子不以貧乏改其樂而求其富如此說下文見得子貢有優劣_寓

問吕曰貨殖之學聚所聞見以度物可以屢中而不能悉中嘗記前輩一說曰自太史公班固列子貢於貨殖下與馬醫夏畦同科謂其所至諸侯莫不分庭抗禮天下後世無不指子貢為豎賈之事子貢孔門高弟豈有聖人之門而以賈豎為先乎屢空無我者也其學則自内而求貨殖自外而入非出於已之所自

得也特其才高凡接於見聞者莫不解悟比之屢空者為有間矣曰此說乃觀文葉公所作審是集中之語蓋呂與叔之遺意也乍看似好而道理恐不如是蓋屢空者空乏其身也貨殖則對屢空而言不能不計較者是也范氏曰顔子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天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此說為得之誤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問善人之道曰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所謂善

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能盡善流而為惡但他既天資之善故不必循塗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橫渠之解極好塗轍猶言規矩尺度〇當味道問善人只是好資質全未曾學曰是又問不踐迹曰是古人所做底事恁地好雖不曾學古人已做底

事做得來也恁地好循塗守轍猶言循規守矩云耳踐迹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了底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曾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做但所為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恪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雖不踐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也自不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奥處㝢

問不踐迹曰善人質美雖不學樣子却做得是然以其不學是以不入室到聖人地位不得 譙之

善人乃是天資自然有善者不待循常迹而自然能有其善然而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 震

謝教問不踐迹曰資質美只是暗合不依本子做橫渠說得好然亦只是終於此而已 淳

問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莫是篤行之而後可以入善之閫與否曰若如此言却是說未為以前事今只說善

人只是一箇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未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惟横渠云志於仁而無惡此句最盡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神地位 去偽

問善人莫是天資好人否故雖不必循守舊人途轍而自不為惡然其不知學問故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否曰然 廣

問尋常解踐迹猶踏故步不踐迹者亦有所進亦不入

於室者所進不遠也今集註解踐迹不循様轍之意如何曰善人者以其心善故不假成法而其中自能運用故曰不踐迹據此止說善人未有進意 洽

問不踐迹何以為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為善如漢文帝是也 大雅

魏才仲問善人之道一章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賛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

說道不依様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又問文帝好黄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綫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唯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何如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殘酷伯謨曰黄老之教本不為刑名只要理會自已亦不説要慘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縁黄老

之術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畀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却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傅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豈弟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 賀孫

子畏於匡章

或問回何敢死伊川改死為先是否曰伊川此話門人傳之恐誤其間前後有相背處今只作死字說其曰吾以汝為死矣者孔子恐顔回遇害故有此語顔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顔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顔子只得以死救之也

或問顔路在顔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

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别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朱子語類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四十

論語二十二

先進篇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問據賀孫看來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

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今處草茅說這般事似未為切已看史策所載篡易之際直是難處篡弑之賊你若不從他他便殺了你你從他便不死既是貪生惜死何所不至　賀孫

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又問子路未易屈者當時亦仕於季氏蓋他雖不能行其道亦稍知尊敬之曰說道他尊敬不得才不當仕時便教他尊敬也不當仕次日見先生先生又曰夜來說尊敬話這處認不得當下便做病而今說被他敬去仕他若是箇賊來尊敬自家自家

還從他不從他但看義如何耳_{夔孫}

因説仕於季氏之門者_{仲弓為季氏宰}亦未是叛臣只是乘魯之弱掐權聚財歸巳而巳然終不敢篡如曹操故昭公出許多時季氏卒不敢取至於三卿分晉亦必俟天子之命乃安只是當時魯君自做不行弱則常如此强則為昭公若孔子處之則必有道矣如墮三都是乘他要墮而墮之三都墮而三家之所恃者失矣故其勢自弱如羅崇勲殺牙兵初惡其為亂既殺之

又自弱璘因言三家自不相能如鬬雞之事可見曰三家急之則合緩之又自不相能璘

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張子韶解此謂當其微有不可則隨即止之無待其事之失過之形而後用力以止之也曰子韶之説不通與上下文義不相貫近世學者多取此説愛其新奇而不察其不當於理此甚害事不可不知也謨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問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曰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不知如何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荅故孔子惡其佞問此恐失之偏否曰亦須是講學方可如此做左傳子産說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一段說得好如子路却是以政學者也淳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讀曾晳言志一章曰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

如此曾晳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子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時舉

冉求公西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真此四人氣象好看升卿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道夫

曾點是見他箇道理大原了只就眼前景致上說將去

其行有不掩者是他先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廣

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處此是可樂天理植

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已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義剛

恭甫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踈畧他狂之病處易見却要看他狂之好處是如何縁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常恁地好只如莫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畧畧地說將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蕩莊子見處亦髙只不合將來玩弄了時舉

敬之又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

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閒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子路冉有公西華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裡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又曰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賔客是接賔客道理動靜語

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日月之盈縮晝夜之晦明莫非此理 賀孫

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 道夫

曾點言志當時夫子只是見他說幾句索性話令人快意所以與之 其實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如

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打曾參仆地皆有些狂怔人

恭父問曾點說詠而歸一段恐是他已前實事因舉以見志曰他只是說出箇意思要如此若作已前事說亦不可知人只見說曾點狂看夫子特與之之意須是大段高緣他資質明敏洞然自見得斯道之體看天下甚麼事能動得他他大綱如莊子明道亦稱莊子云有大底意思又云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邵康節晚年意思正如此把造物世事都做雜劇看曾

點見得大意然裏面工夫却疎畧明道亦云莊子無禮無本賀孫

或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待諸子以可用對而曾點獨不荅所問夫子乃許之何也曰曾點意思見得如此自與諸子别看他意思若做時上面煞有事在或問如何煞有事曰曾點見得如此時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所為曾點為之有餘又曰只怕曾點有莊老意思或問曾點是實見得如此還是偶然説著曰這也

只是偶然說得如此他也未到得便做莊老只怕其流入於莊老又問東萊說曾點只欠寬以居之這是如何曰他是太寬了却是工夫欠細密因舉明道說康節云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又曰今人却怕做莊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賀孫）

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又曰

曾點雖是如此於用工夫處亦欠細密卓

子路曾晳等言志觀其所對只住在所做工夫上故聖人與點又以進諸子如告子路何足以臧亦此意端蒙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

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便是曾點氣象謂饒

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為之意唯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升卿

敬之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

都是　賀孫

或問曾點之言如何曰公莫把曾點作面前人看縱說得是也無益須是自家做曾點便見得曾點之心　學蒙

問曾點浴沂氣象與顏子樂底意思相近否曰顏子底較恬靜無許多事曾點是自恁說却也好若不已便成釋老去所以孟子謂之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大凡人自說樂時便已不是樂了　淳

或問曾晳言志既是知得此樂便如顏子之樂同曾晳行又不掩何也曰程子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他只是見得這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个其中隊伍未必知如佛氏不可謂他無所見但他只見得箇大渾淪底道理至於精細節目則未必知且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他知道理發出來然至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却未必知也 植

林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却不是次第做工夫來曰某以為頗與莊列之徒相似但不恁地跌蕩耳又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開却實用工夫曰開覺得細密恪

漢卿舉叔重疑問曰曾點已見大意但是他無細密工夫或謂點曾做工夫而未至如何曰且只理會曾點如何見得到這裏不須料度他淺深徒費心思也人傑

或問曾晳曰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如

今便是不能得恁地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意思聖賢做出便只是這箇物事更不用安排如今將文字看也說得是如此只是做不能得恁地漢卿再請前所問必有事焉蒙教曰人須常常收斂此心但不可執持太過便倒塞了然此處最難畧看差了便是禪此意如何曰這便是難言正淳謂云云先生曰固是如此便是難學者固當尋向上去只是向上去便怕易差只吾儒與禪家說話

其深處止是毫忽之爭到得不向上尋又只畫住在淺處須是就源頭看若理會得只是滔滔地去如操舟尋得大港水脉便一直溜去不問三尺船也去得五尺船也去得一丈二丈船也去得若不就源頭尋得只三五尺船子便只閣在淺處積年過代無緣得進賀孫

先生令叔重讀江西嚴時亨歐陽希遜問目皆問曾點言志一段以為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要須涵養

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則無事不可為也先生曰此都說得偏了學固着學然事亦豈可廢也若都不就事上學只要便如曾點樣快活將來却恐狂了人去也學者要須常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襟懐方始不偏盖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却少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底脫洒意思若曾子之學却與曾點全然相反往往曾點這般說話曾子初間却理會不得他但

夫子說東便去學東說西便去學西說南便去學南說北便去學北到學來學去一旦貫通却自得意思也時舉

蕭問曾點言志章程子云云先生曰集注内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今曾點說底不曾理會得又如何理會得後面底雉○以下集注

所謂天理流行一句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

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内見得箇道理

如莫春以下是无可説只就眼前境界便説出來也

得又曰曾點曾參父子却相背曾點是先見得大了

曾參却細孔子見他着細工夫到遂告以一貫那時

參言下一唯見得都實如曾點則行有不掩是他先

見得大了自然是難掩士毅

問集注云曾點之學有以見乎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

行之妙日用之間皆人所共曾點見處莫是於饑食

渴飲冬裘夏葛以至男女居室之類在曾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視聽言動人所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天理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植曰即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否曰是　植

周貴卿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乃云其視三子區區於事為

之末者有間矣如何曰三子於事爲上也見不曾透如爲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爲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今觀三子雖不可盡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爲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問曾晳似說得高遠不就事實曰某嘗說曾晳不可學他是偶然見得如此夫子也是一時被他說得恁地也快活人故與之今人若要學他便會狂

妄了他父子之學正相反曾子是一步一步踏着實地去做直到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方是已是得了（夔孫録作然他到這裏也只是唯而已也不曾恁地差異從此後也只是安穩帖帖恁地去到臨死尚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也依舊是戰戰兢兢不曾恁地自在（夔孫録云未死以前戰戰兢兢未嘗少息豈曾如此狂妄顛蹙）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後自說着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

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説得恁地好夔孫録云也是他見得如此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箇甚麽合殺義剛

○夔孫畧

夫子與點以其無所係着無所作爲皆天理之流行夫何爲哉恭巳正南面而巳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即此氣象夫子以其所見

極高明了所以與之如今人見學者議論拘滯忽有一箇説得索性快活亦須喜之然未見得其做事時如何若只如此忽畧恐却是病其流即莊老耳如季武子之死倚門而歌事及家語所載芸瓜事雖未必然但如此放曠九伯事何故都當入聲在他身上所以孟子以之與琴張牧皮同稱狂士又莊子載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事雖是寓言未足憑然何故不别言一人孔門如曽點只見識髙未見得其後成就如何

如曾參却是篤實細密工夫到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注兩載之必大

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

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　植

植舉曾點言志明道云蓋與聖人之志同先生詰云曾點與聖人志同在那裏植云曾點浴沂詠歸樂而得其所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使萬物各遂其性處

同曰也未湊盡得因座中諸友皆不合先生曰立之底只爭這些子潘子善以為點只是樂其性分而已曰他不是道我不要着私意安排私意自着不得這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才要着私意去安排便不得箇道理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蓋道理流行無虧無欠是天生自然如此與聖人安老懷少信朋友底意思相似聖人見老者合安便安之朋友合信便信之少者合懷便懷之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

這裏植〇時舉略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又問上蔡云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未免有意必之心曾點却不願仕故孔子與之此說如何曰亦是但此意逼窄爾又問曾

點之狂如何曰他雖知此理只是踐履未至謨

曾點之志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為他見處大故見得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道夫

問程子謂便是堯舜氣象如何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其見到處直是有堯舜氣象如莊子亦見得堯舜分曉或問天王之用心何如便說到天德而出寧日月

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以是知他
見得堯舜氣象出曾點見識儘高見得此理洞然只
是未曾下得工夫曾點曾參父子正相反以點如此
高明參却魯鈍一向低頭捱將去直到一貫方始透
徹是時見識方到曾點地位然而規模氣象又別 寓
問集注謂曾點氣象從容便是鼓瑟處詞意洒落便是
下面荅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處否曰且道堯
舜是甚麼樣事何不說堯舜之心恰限說事業蓋當

有之謂大業至如平章百姓明目達聰納大麓皆是事也此分明說事業緣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點操得柄欛據着源頭諸子則從支派上做工夫諸子底做得小他底高大

曾點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爲狂緣他資禀高見得這箇大不肯屑屑做那小底工夫是他合下一見便了於細微節目工夫却有欠闕與後世佛老近似但佛老做得忒無狀耳又云曾參曾點父子兩人絶不類曾子隨事上做細微曲折做得極爛熟了才得聖人指撥一悟即了當點則不然合下便見得如此却不曾從事曲折工夫所以聖人但說吾與點而已若傳道

則還曾子也學者須是如曾子做工夫點自是一種天資不可學也伊川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點則行不掩開見此箇大意了又却要補填滿足於未能信一句上見之此與一貫兩處是大節目當時時經心始得又曰只看異乎三子者之撰一句便是從容灑落處了又曰諸子之欲為國也是他實做得方如此說明作口集注非定本

吳兄問曾子言志一段先生曰何謂視其氣象雖堯舜

事業亦可為矣兄無對先生曰曾點但開口說一句

異乎三子者之撰時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

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

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

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

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

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

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

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其甞謂曾點父子為學每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逺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之間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則其初葢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則其虛實之分學

者其必有以察之　壯祖

問曾點言志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曰曾點為人高與日用之間見得這天理流行之妙故堯舜事業亦不過自此做將去然有不同處堯舜便是實有之踏實做將去曾點只是偶然綽見在譬如一塊寶珠堯舜便實有在懷中曾點只看見在然他人亦不曾見得某嘗謂曾點父子正相拗曾子先未曾見得箇大統體只是從事上積累做將去後來方透徹曾點都未

曾去做却先曉得了更教他如曾子恁地細密做將去何可比也只緣他見得快後不當事所以只見得了便休故他言志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只是心裏要恁地快活過日而已又云學者須如曾子逐步做將去方穩實䕫

或問曾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銖

廖子晦李唐卿陳安卿共論三子言志及顔子喟然之

嘆録其語質諸先生先生曰覺見諸公都説得枝蔓

此等處不通如此説在人自活看方得若云堯舜事

業非曾點所能又逐一稱説堯舜來比並都不是如

此曾點只是箇高爽底人他意思偶然自見得只見

得了便休堯舜則都見得了又都踏著這箇物事行

此其不同處耳要之只説得箇見得天理明所以如

此只説得到此住已上説不去了要人自見得只管

推説已是枝蔓或問程子云子路只縁曉不得為國以禮底道理若曉得便是此氣象如公西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微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有時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縁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

去行那裏得来曾參則元來未見這箇大統體先從細微曲折處行都透了見得箇大體曾氏父子二人極不同世間自有一様人如此高洒見得底學不得也學者須是學曾子逐歩做將去方穏實又問子路氣象須較開濶如二子曰然又曰看来他們都是合下不曾從實地做工夫去却只是要想像巳攬説箇形象如此所以不實具嘗説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着實做將去少間自見最怕自

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落草不濟事只依古人所說底去做少間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此最是學者之大病不可不深戒僩

問論語只有箇顔子曾子傳聖人之學其大槪既得聞命矣敢問曾點浴沂處注云有堯舜氣象夫子固於此與點矣而子路為國以禮處亦注云達得時便是這氣象如何曰子路所言底他亦是無私意但是不

遜讓時便不是也曽點見處豈不曰與堯舜同但是他做不得此事如今人在外看屋一般知得有許大許髙然其中間廊廡廳舘戸牖房闥子細曲折却是未必看得子細也然看到此也是大故難或曰程子云曽點漆雕開已見得大意如何曰曽點見得較髙開只是朴實其才雖不及點然所見也是不苟或曰曽點既見得天理流行胷中洒落矣而行有不掩何也曰蓋為他天資髙見得這物事透徹而做工夫却

有欠闕如一箇大屋樣他只見得四面墻壁高低大小都定只是裏面許多間架殊不見得如㨂雕開見大意則不如點然却是他肯去做點雖見得却又不肯去做到盡處且如邵康節只緣他見得如此便把来做幾大作弄更不加細密工夫某嘗謂曾子父子正相反曾參初頭都不會只從頭自一事一物上做去及四方八面都做了却到大處及他見得大處時其他小處一一都了也點合下見得大處却不肯去

做小底終不及他兒子也 祖道○賜録一條見漆雕開章疑同聞

問使子路知禮如何便得似曾皙氣象曰此亦似乎隔驀然亦只爭箇知不知見不見耳若達得則便是這氣象也曾點只縁他見得箇大底意思了據他所說之分只得如此說能如此則達而在上便可做得堯舜事業隨所在而得其樂矣又曰公且更說曾點意思廣云點是已見得大意其所言者無非天理之流行都不為事物所累曰亦不必說不為事物所累只

是緣他高明自見得箇大底意思曰既見得這意思如何却行有不掩曰緣他見得了不去下工夫所以如此譬如人須以目見以足行見得方能行得然亦有見得了不肯行者亦有未見得後强力以進者如顏子則見與行皆到也又曰曾點父子學問却如此不同曾點是未行而先見得此意思者曾子其初却都未能見但一味履踐將去到得後来真積力久夫子知其將有所得始告之以一貫之說曾子方領畧

得然緣他工夫在先故一見便了更無窒礙處若是曾皙則須是更去行處做工夫始得若不去做工夫則便入於釋老去也觀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他雖未是好人然人死而歌是甚道理此便有些莊老意思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看得來漆雕開為人却有規矩不肯只恁地休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廣

問子路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容意

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髙只是有些粗緣他勇便粗若不是勇又不會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即達為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曰子路與冉有公西華如何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文蔚

陳仲亨説子路只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數句未明先生曰子路地位髙品格亦大故髙但其病是有些子

粗緣如此所以便有許多粗暴踈率處他若能消磨得這些子去却能恁地退遜則便是這箇氣象了蓋是他資質大段高不比冉求公西華那二子雖如此謙退然却如何及得子路譬之如一箇坑跳不過時只在這邊一跳過便在那邊若達那為國以禮道理便是這般氣象意正如此求也退故進之冉求之病乃是子路底藥子路底病乃是冉求底藥 義剛

李守約問子路達時便是此氣象意謂禮是天理子路

若識得便能為國合得天理曰固是只更有節奏難説聖人只為他其言不讓故發此語如今看来終不成才會得讓底道理便與曾點氣象相似似未會如此如今且平看若更去説程子之説却又是説上添説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處但語意各自别後人因喫緊為人一句却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_{木之}

問孔子語子路為國以禮只是以子路不遜讓故發此

言程先生云云如何曰到為國以禮分上便是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可學

伊川謂子路之志亞於曾點蓋子路所言却是實地二子却鑒他子路為夫子所哂故退後説道夫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

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已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為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

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浴沂一章解向来亦曾攺過但今尋未見在問先生謂三子從事上見得此道理必如此說然後見得程子所謂只緣子路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則便是這氣象之說三子皆是去事上見得此道理而子路之言不讓則便是不知不覺違了這箇道理處故夫子哂之也曰然二子亦因夫子之哂子路故

其言愈加謙讓皆非其自然蓋有所警也廣

上蔡説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来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　僩○以下集義

問前輩説鳶飛魚躍與曾點浴沂一事同不知曾點之事何縁與子思之説同曰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問何以見曾點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曰若非見得日用之間無非天理只恁地空樂也無意思又曰

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曾點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又曰某今日見得又別節次日問節取先生所注一段看不見與昨日之說異曰前日不曾說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無之節

朱子語類卷四十